

略述《星轺日记》的史料价值

刘艳伟,刘森焱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星轺日记》系沈炳垣奉命典四川乡试,由京师入蜀,沿途记其见闻撰成。是书记载了沈炳垣由京师出发,经直隶、山西、陕西、四川到成都的道里里程,对途中的先哲圣人祠墓、风景名胜、寺院古迹都有记述,至于各地土地的肥饶、民俗的勤惰、年谷丰凶贵贱也不乏述陈,而对壬子科四川乡试,记载尤为详尽。从另一个侧面,该书也反映出主考官地位之尊和清末官场的一些习气。

【关键词】沈炳垣;星轺日记;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2-0072-04

沈炳垣(1819-1857),字紫卿,浙江海盐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中允。咸丰四年,督广西学政。七年,太平军攻梧州,沈炳垣守城被俘,拒降,后被杀,谥文节。咸丰二年(1852),沈炳垣奉命典试四川,沿途记其见闻,成《星轺日记》。该书所记内容丰富,清文天峻在序言中称《星轺日记》:“质直简古,不假雕饰……至于先哲之祠墓必记,疆域之形胜必记,地土之肥饶必记,民俗之勤惰必记,年谷之丰凶贵贱必记,市量之大小异同必记”,^{[1][2]}蕴含清末诸多社会经济及科举史料。而广大学者对此书关注不够,相关研究甚少,本文试从“入川道路行程”、“社会经济”、“乡试情形”、“主考官地位与官场习气”四个方面,对该书的史料价值略作阐述,既求教于方家,也期望为后来研究作浅薄之基础。

一、入川道路行程

《星轺日记》详细记载了沈炳垣一行由京师入四川的详细行程。

咸丰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沈炳垣接礼部知会,为四川乡试副主考,奉命典四川乡试。从此,逐日记其道路里程。

(一)去时路线 六月初八日,沈炳垣一行从京师启程,经良乡县、涿州、定兴县、安肃县、保定府、望都县、新乐县、正定府、获鹿县、井陘县,十七日入山西界。历九日,行七百八十五里。入山西界后,经平定州、寿阳县、徐沟县、祁县、平遥县、介休县、灵石县、霍州、洪洞县、平阳府临汾县、闻喜县、永济,从此处渡黄河,至潼关,入陕西界,是时为七月初三日,历十五日,行一千三百八十里。入陕西界后,经华阴、华州、渭南、临潼县,渡渭河,经兴平县、扶风县、凤翔府、宝鸡县,经夷门镇入栈道,经凤县、留坝厅、沔县、宁羌州,于七月二十二日出陕西,

入四川界,历十九日,行三千八百零五里。入川后,经朝天关、广元,渡嘉陵江,而后过剑门关,经剑州、梓潼、罗江县、德阳县、汉州、新都,至成都。是日八月初二,历时十日。

(二)返程路线 九月十五日,沈炳垣一行起程返京。从成都出发,经汉州、德阳县、罗江县、绵州、梓潼、剑州,出剑门关,经昭化县,渡嘉陵江,经广元县出川,入陕西境。经沔县、褒城县、宝鸡、岐山、扶风、武功、兴平、咸阳、临潼、新丰、华州、华阴出陕西,入山西境。经闻喜县、平阳府、洪洞县、赵城县、霍州、灵石县、平遥县、祁县、徐沟县、寿阳县、平定州,出山西,入河北。经井陘关、获鹿县、渡滹沱河,经新乐县、定州、望都、保定府、安肃、定兴、涿州、良乡,于十一月初十日抵京。

沈在日记中所记经过之地,对驿站及道里里程记载详细,其所记路线,是为由京师入四川之官道,与其它史料相比照,可窥清代交通之一斑。比如康熙十一年,王士禛奉命典四川乡试,入蜀后由保定府广元县,经神宣驿走水路,下嘉陵江,经昭化县、虎跳驿、苍溪县、抵保定府治阙中县,并由阙中陆行向西,经龙山驿、柳边驿、富村驿、盐亭驿、秋林驿、潼川州(今四川三台县)、建宁驿、中江县、汉州(今四川广汉市)、新都县(今成都新都区一带)至成都。康熙二十二年,方象瑛为四川乡试主考官,所行路线与王氏基本一致。沈炳垣入蜀后则直接由广元陆行南下,所行路线与二人迥异。

二、社会、经济资料

沈炳垣在入蜀过程中,关心时务与国计民生,对沿途所经地区的民情与经济情形多有记述。

对风土民情的描述。六月十一日,沈炳垣一行经定兴前往安肃,记有“自定兴至安肃,居民有纺纱者,纺车与江南相似”。^{[1][18]}六月十七日,行至山西境

收稿日期:2013-03-18

作者简介:刘艳伟(1988-),男,河南商水人,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化史、科举史。

内井陘县,“井陘县及平定州属,山民多穴居,又多叠石为屋,山间堆石成岩,有多至十七八层,名梯田”,^{[1]p24}十八日,沈一行经孟县,县令康孔昭安置他们于窑洞之中,沈首次见窑洞,对此有记述“窑房砖石叠成,如大圪粉壁,窗户外架瓦作檐,庭前设綵幄,忽闻屋上人语,至中庭仰观,鸡犬往来,又别有人家矣”。^{[1]p25}二十日,行经山西榆次县,对榆次县的情况也有所描述,“榆次多煤,京中煤铺,皆榆次人也。石铁(笔者按:一作什贴)所造车辙,比寻常尺长尺七八寸许,近县多用之”。^{[1]p26}二十三日,行至介休县境,见“高房大户甚多”,记有“介休一带,村居富人造屋如城,有某堡之称”。^{[1]p29}

七月十二日沈氏一行至陕西宝鸡夷门镇,随后入栈道,对栈道情形也有记述,“栈道乃从万山无路中特辟一路,循山麓凿成,壁立无可凿之处,或因树架道,或真乱石实以土凹曲处,以断书[树]纵横作架,填以沙土,宽不过丈许,窄可五六尺,旁临溪涧,每逢宽阔处,仍有村店”^{[1]p47}。对当地人使用水磨的情形也有描写,“土人于渠上盖瓦屋两间,中安石磨,以石柱悬轮,其下水流激轮,轮转则磨旋,借以碾麦”。^{[1]p47}七月十六日,沈行至陕西留坝厅境,见其境况,记有“多丐钱者,乡人多大项”。^{[1]p54}七月三十日,进入四川绵州境内,对其间风土也有记述,“自绵州来,间有高阜,人家多种竹,稻田多收割、打稻无状,有木桶如大斗者盛之,风车与南中相似,入境丐钱者颇多”。^{[1]p74}

对沿途经济状况的记载。沈氏除对路过之处风土民情有所记述外,对沿线各地作物、粮价、年岁丰歉等经济情形也有记载。行经山西介休县境内,“高房大户甚多……介休一带,村居富人造屋如城,有某堡之称”,后又引用徐继畲语“祁县、太谷、平阳皆然,西省精华类聚于此”。徐继畲是山西人,对本省情况较为了解。而从霍州至赵城途中,沈观其情况,记有“居民鲜大户,沿路有丐钱者”。由此,可略识清末山西区域经济状况。

行至曲沃县,见“田中多植胡麻、苜蓿”。七月初四日,行至华州,“人家落落可数,荒凉之至”,至华州赤水镇,“地多白莲,市上多卖竹器,盖渭川千亩竹也,田中棉花甚多”。七月初六日,行至陕西咸阳,沈对该地的年岁也有记述,“陕地以麦秋为重,询之各州县,云有八九分或十分者,近日稍旱,杂粮减色,尚无害也”。^{[1]p40}七月十一日,行至陕西宝鸡县境内,“自山西蒲州至西安,夏秋间少雨,秋花有不能种者,有种而不甚茂者。入武功至凤翔境,沃野平衍,雨膏沾足,绝望皆禾黍,颇有丰年气象”。^{[1]p44}

七月十六日,行至留坝厅,“入山道后,地种包谷无隙处,间有稻田、荞麦甚少。缘山石土少雨多,土流不能久植,包谷为易长,故多植。此为正粮,居民仗此为食。又有洋芋,价甚贱,亦能充饥”。^{[1]p54}七月十八日,行至汉中府,“汉中以稻为正粮,每米一斗四十碗,重三十余斤,值大钱七百数十文”。^{[1]p58}七月三十日,行至绵州境,“广元、昭化一带,上半年荒歉,米一斗卖大钱八九百文,近时卖大钱六百余文,此地卖五百余文,每逢极贱之时,卖四百数十文一斗。川米一斗谓之廿四碗,合京中有三十余斤”。^{[1]p74}九月二十三日,沈炳垣一行回京途中,路经广元县境内,“广元、昭化多种包谷,徐令云:‘去年甚荒,自正月至六月人死不少,今秋尚有七八分年岁’”,^{[1]p97}九月二十八日,行至陕西褒城县,“此地秋熟九分,上半年米每斗大钱八百数十文,来时问及,尚须七百数十文,此时新米止值四百数十文,上年因雨歉收”,^{[1]p99}三十日,行至留坝,“留坝一带,以包谷为正粮,上半年价每斗大钱八百文,饿死者甚多,近日止须三百文”。^{[1]p100}十月初七日,行至兴平县,“此地今年麦熟,秋间包谷等不甚佳,麦一斗重二十四五斤,值大钱三百数十文,可易棉花二十斤,面一斤值大钱十八九文”。^{[1]p105}十月二十日,行至山西平阳府高河镇,“此地地面每斤二十两秤,大钱二十余文。麦每斗重三十斤十八筒五,值大钱四百数十文”。^{[1]p113}十一月初二日,行至直隶正定府,“府属年岁七分,缘秋间无雨,冬来无雪,麦不能下种,面十六两秤一斤,值大钱三十二文,小米一斗十三筒五,重二十斤,值大钱四百文”。^{[1]p118}

此类史料,多为官书所不载,且为沈本人亲身所见,较为信实,于社会史、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很有意义。

三、乡试情形

作为四川乡试副主考,沈炳垣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此次考试情形,可补以往科举研究之不足。

沈炳垣记载了对主考官的任命礼仪。“二十九日。卯初进长安门,至午门外礼部朝房,听候宣旨。辰刻,仪制司主事一人捧红本,礼部侍郎一人西向定宣旨:四川正考官著徐继畲去,副考官著沈炳垣去。宣毕,向午门行三跪九叩礼”。^{[2]p15}清制,主考官之受命,均于题本下内阁之次日各省乡试主考官均赴午门听宣。定制:题本下内阁,礼部派司员领出,知会点出各官,次日朝服诣午门前,听礼部堂官宣旨,宣毕,各官行三跪九叩礼。^[2]从《日记》中我们得知主考官任命时的细节。

《日记》从八月初一日至九月十四日记四川乡

试具体程序,对贡院的规制、主考官及同考官的居所、监视制度、分房制度、所出试题,乃至试卷的刊刷、考卷的评审、去取,皆有详细记述,是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

八月初六日,考官入闱,沈氏详细记载了其中的仪式、考试相关人员的居所及贡院的相关情况:

初六日。天薄阴。辰初监临请帖来,遂发行李,遣家人三人押送贡院。午初二刻,监临差布政使经历持帖再速,遂朝服赴监临堂下轿(过诸葛井),学使及监试提调等先在各一揖,在筵前设坐送茶三晓事吏禀请谢恩,各下堂在北行三跪九叩礼,毕入宴,演剧三出。晓事吏禀提调监试先行。少顷,即入贡院,一路观者如堵,时微有太阳。入门见坐号列两旁,似比吾浙稍宽,前有至公堂,路旁装鬼卒四名,大叫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中为清白堂,即监临所居。又中有严肃堂,内外帘交界处,正副主试,向东西分入。至衡文堂,东西分院住,各三间甚敞……巡捕送宾兴宴杯箸表里金花来,学使差人持帖送入闱,时未正。内监试、内收掌在衡文堂下,西院同考官在衡文堂后院,俱先来见,随即答拜。^{[1]p79-80}

八月初七日,同考官分房,对此《日记》也有记载,“巳初,同内监试十房至后,以后殿祭文昌,蟒服行三跪九叩礼毕,至衡文堂,监试递十房签筒,同考官各自掣定”。^{[1]p81}由此知房官是采取抽签分房制度,可见清代科举防范之严。

八月初八日,两主考官出题,刊刷试卷,《日记》也作了记载:

初八日。阴。寅正时闻放三炮,少顷外帘时供给。辰初早饭后即至东堂,少候内监试及昨日订同考姚蓝坡、刘崧樵、程雨琴三人俱到,遂封门写题。首题: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次题:“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三题:“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敬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诗题:巴江学字流。得“流”字。午初刻就付刷。天晴见太阳,申正闻三炮封门,戌正刷竣,计题纸一万零五百张,红题纸三十张,内监试开门传知外帘。亥初监临同提调、监视新领题纸。补服送出至内帘门口,略谈数语即回。^{[1]p81}

八月十一日,出二场题。《日记》对所出试题及试卷刊刷情况作了记载。

二场题:《易》“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书》“惟几惟康其弼直。”《诗》“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春秋》“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僖公二年)。”《礼记》“故人者,其天地

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申刻刷就,戌亥间发出九千八百张,后又添刷。内监试报,头场实到九千四百有零。申刻卷到,内监试处一千,亥初又一千。^{[1]p82}

九月初一日,考卷基本阅毕,沈炳垣与正主考徐继畲厘定名次,《日记》对此有作了详述。

九月初一日。小雨。阅取定卷,又覆阅各房所荐落卷,与松翁(笔者按:即正主考徐继畲)合校即定名次,仍分双单,取省事也。定后即在卷面上填写第几名副贡,填写副榜第几名。副榜中四五两名倒置,偶然写错也。科场房书吏在头场卷面里页,印官衔戳子,副在前,正在后,以备写取中,及批即分交各房校阅,灯下定备卷十本,此上备卷,另有次备卷十余本,已发出矣,后房官中有云二三场亦须加批各卷,因又补加。^{[1]p87}

官书对乡试的记载,多停留在制度层面,大而化之,《日记》系著者亲身经历,所记翔实,其间细节,足以补官书之不足,对清代科举研究较有意义。

四、主考官之地位与官场习气

关于清代典试主考官的地位,官书不载,零星散见于各家笔记小说之中,《星轺日记》对沿途官员的接待均有记述,由此可略见当时考官之恩荣与官场之习气。

沈炳垣一行,至五月初八日从京师出发,沿途所过地界,州、县长官无不派人接送,间或馈送礼物,甚至督抚藩司等大员也来相见。足见考官地位之不凡。

直隶境内,自良乡至保定府,一路所经,县令无不派人接送。至保定府,“总督讷相国仁差人送菜,藩台陈竹伯启迈、臬台周景垣启运两前辈俱来馆。清河道谭竹厓前辈、清苑尹王荫堂榕吉晤谈各片刻,钱良山同乡变至”,^{[1]p19}一省大员,俱来会见。行至山西境内,州县长官多鼓吹相迎,抵潼关时,“协台文祥遣武弁排队出关迎,潼关孙司马(治,四川成都人)到馆晤谈”。入陕西境,“州县必排队迎”,至陕西长安境,“舒将军伦保、常都统春、又都统成差人接,抚台张诗龄祥河、藩台吴子苾式芬、署臬台程(德润,湖北人)、两道陈弼甫景亮、文海俱差人投帖。西安太守蒋申甫前辈琦淳亲到不会,长安令赵笏山光播、咸阳令张梅生(松翁门生)、沈桐川俱来见,谈有顷,赵令送水果四品”,^{[1]p40}陕省文武大员,也多数投帖来见。及至四川,因科场向有条例,“川省官员,向不迎接,到省概不拜见”,官员虽不能亲至,却也派人迎接,备送酒席,“制台遣弁至新都接,学台支(清彦,号少鹤,海盐同乡)亦遣人至,藩臬道府

俱差接关外,到后均巡捕持帖往各署分投,制台送席来”。^{[1]p77}及至乡试结束,川省官员来拜者络绎不绝,《日记》所记,自九月初四日出闱,至十四日准备启行回京,日日有客来见,其中官员居多。而归途中,也是如此,《日记》对官员馈送礼物也略有记载,如行至山西祁县,县令曹颖生“尖后至署答拜,谈有

顷,见其三世兄静翁送礼八色,收桌毡、党参”。^{[1]p115}

以上,足见考官地位,以及清末地方官对京官的巴结奉迎。

总之,是书史料蕴涵丰富,对于交通史、经济史、民俗学及区域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整理。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清]沈炳垣.星轺日记[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2]钦定礼部则例[M].卷八十四.

[3][清]王士禛.蜀道驿程记[M].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4][清]方象璫.使蜀日记[M].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5]睦骏.清代浙江两沈炳垣考[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03.

Brief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ravel Notes in Sedan"

LIU Yan-wei, LIU Sen-yao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Abstract:The book named "Travel Notes in Sedan" was written by Shen Bing-yuan During his traveling to Sichuan from the capital under the emperor's order, he recorded the things he had seen and heard. The book recorded all the mileage from Deking to Chengdu, via Zhili, Shanxi, Sichuan. The ancients' tomb, places of interest, temple sites, were written down as well; as for the fields fertile or not, the people idle or industrious, the crop harvest or failure were also carried on. Especially, the note recorded the Sichuan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1852 in detail.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te also reflected the examiner's revered status and the habit of official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Shen Bing-yuan; "Travel Notes in Sedan"; Historical Value

(责任编辑:张俊之)